

趙氏孤兒大報讐雜劇

全元曲

第七卷

明吳興臧晉叔校



全元曲

全元曲

全元曲

主編 徐征 張月中 張聖浩 奚海

淨扮屠岸賈領卒子上詩云人無害虎心虎有傷
人意當時不盡情過後空淘氣某乃晉國大將屠
岸賈是也俺主靈公在位文武千員其信任的只
有一文一武文者是趙盾武者卽某矣俺二人文
武不和常有傷害趙盾之心爭奈不能入手那趙

全元曲

主
编 徐 征 张月中 张圣洁 奚 海

河北教育出版社

PDG

目 录

秦简夫	(4533)
杂剧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	(4534)
宜秋山赵礼让肥	(4575)
晋陶母剪发待宾	(4600)
佚目 天寿太子邢台记	(4625)
玉溪馆	(4626)
汪勉之	(4627)
佚目 孝顺女曹娥泣江	(4628)
屈子敬	(4629)
佚目 纵火牛田单复齐	(4630)
孟宗哭竹	(4632)
敬德扑马	(4633)
升仙桥相如题柱	(4635)
宋上皇三恨李师师	(4637)
萧德祥	(4641)
杂剧 杨氏女杀狗劝夫	(4643)
佚目 四春园	(4675)

	四大王歌舞丽春园	(4675)
	小孙屠	(4676)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4677)
陆登善		(4678)
佚目	开仓粜米	(4680)
	张鼎勘头巾	(4681)
散曲	套数	(4683)
朱 凯		(4685)
杂剧	昊天塔孟良盗骨	(4687)
	刘玄德醉走黄鹤楼	(4719)
散曲	小令	(4756)
王 晔		(4757)
杂剧	桃花女破法嫁周公	(4758)
佚目	卧龙岗	(4798)
	双卖华	(4799)
散曲	小令	(4800)
	套数	(4807)
王仲元		(4809)
佚目	厚阴德于公高门	(4810)
	郎中令袁盎却座	(4811)
	杨六郎私下三关	(4812)
散曲	小令	(4814)
	套数	(4821)
孙子羽		(4831)
佚目	杜秋娘月夜紫鸾箫	(4832)
张鸣善		(4835)

佚目	包待制判断烟花鬼	(4836)
	党金莲夜月瑶琴怨	(4837)
	十八公子大闹草园阁	(4838)
散曲	小令	(4839)
	套数	(4847)
钟嗣成		(4851)
佚目	寄情韩翃章台柳	(4852)
	讥货賂鲁褒钱神论	(4854)
	宴瑶池王母蟠桃会	(4855)
	韩信泚水斩陈馥	(4858)
	汉高祖诈游云梦	(4860)
	孝谏郑庄公	(4861)
	冯驩烧券	(4863)
散曲	小令	(4865)
	套数	(4890)
罗贯中		(4895)
杂剧	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4896)
佚目	忠正孝子连环谏	(4930)
	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4930)
汪元亨		(4931)
佚目	娥皇女英斑竹记	(4932)
	仁宗认母	(4933)
	刘晨阮肇桃源洞	(4934)
散曲	小令	(4936)
	套数	(4984)
谷子敬		(4987)

杂剧	吕洞宾三度城南柳	(4988)
佚目	邯郸道卢生枕中记	(5016)
	吕孔目雪恨闹阴司	(5018)
	司牡丹借尸还魂	(5019)
	卞将军一门忠孝	(5020)
散曲	套数	(5023)
郝仲谊		(5028)
残剧	死葬鸳鸯冢	(5030)
佚目	西湖三塔记	(5040)
	胭脂女子鬼推门	(5047)
散曲	小令	(5049)
汤舜民		(5051)
佚目	风月瑞仙亭	(5052)
	娇红记	(5056)
散曲	小令	(5057)
	套数	(5133)
杨景贤		(5232)
杂剧	西游记	(5234)
	马丹阳度脱刘行首	(5353)
残剧	卢时长老天台梦	(5376)
佚目	史教坊断生死夫妻	(5380)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	(5380)
	偃师救驾	(5381)
	月夜西湖怨	(5381)
	贪财汉为富不仁	(5382)
	佛印烧猪待子瞻	(5382)

感天地田真泣树	(5383)
红白蜘蛛	(5384)
楚襄王梦会巫娥女	(5396)
一箭保韩庄	(5397)
魔勒盗红绡	(5398)
陶秀英鸳鸯宴	(5400)
大闹东岳殿	(5400)
月夜海棠亭	(5401)
两团圆	(5401)
翠西厢	(5402)
敌待诏没兴操□儿	(5402)
散曲 小令	(5403)
套数	(5405)



秦 简 夫

秦简夫，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不详。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一类，并谓：“见在都下擅名，近岁来杭。”故知其活动当在元末至顺时期。与钟嗣成有交往。著有杂剧五种，现存《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宜秋山赵礼让肥》、《晋陶母剪发待宾》三种；另有《玉溪馆》、《天寿太子邢台记》二种，已佚。天一阁本《录鬼簿》载贾仲明所补〔凌波仙〕吊词云：“文章官样有绳规，乐府中和成墨迹，灯窗捻出新杂剧。《玉溪馆》煞整齐，《晋陶母剪发》筵席。《破家子弟》、《赵礼让肥》，壮丽无敌。”《东堂老》是其代表作，写浪子回头的故事。从剧本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看，可能是真人真事，整个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吴梅认为：“此记摹写破家子弟，最为逼肖。”（《瞿安读曲记》）《赵礼让肥》主要取材于《后汉书·赵孝列传》。从艺术上说，“此事固足令人感动，剧的结构也整洁，不冗杂；曲辞在本色之中，有味道，有情热”。（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总之，秦简夫在元代后期戏曲家中，是一位有一定创作成就和特色的作家。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峭壁孤松”。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

楔 子

（冲末扮赵国器扶病引净扬州奴、旦儿翠哥上）（赵国器云）老夫姓赵，名国器，祖贯东平府人氏。因做商贾，到此扬州东门里牌楼巷居住^{〔1〕}。嫡亲的四口儿家属：浑家李氏，不幸早年下世^{〔2〕}；所生一子，指这郡号为名，就唤做扬州奴；娶的媳妇儿也姓李，是李节使的女孩儿，名唤翠哥。自娶到老夫家中，这孩儿里言不出，外言不入^{〔3〕}，甚是贤达。想老夫幼年间做商贾，早起晚眠，积攒成这个家业^{〔4〕}，指望这孩儿久远营运。不想他成人已来，与他娶妻之后，只伴着那一伙狂朋怪友，饮酒非为^{〔5〕}，吃穿衣饭，不着家业。老夫耳闻目睹，非止一端，因而忧闷成疾，昼夜无眠，眼见的觑天远，入地近，无那活的人也！老夫一死之后，这孩儿必败我家，枉惹后人谈论。我这东邻有一居士，姓李名实，字茂卿。此人平昔与人寡合，有古君子之风，人皆呼为东堂老子，和老夫结交甚厚。他小老夫两岁，我为兄，他为弟；结交三十载，并无离间之语^{〔6〕}。又有一件，茂卿妻恰好与老夫同姓，老夫妻

与茂卿同姓，所以亲家往来，胜如骨肉。我如今请过他来，将这托孤的事，要他替我分忧，未知肯否何如。扬州奴那里？（扬州奴应科，云）你唤我怎么？老人家，你那病症，则管里叫人的小名儿。各人也有几岁年纪，这般叫，可不折了你？（赵国器云）你去请将李家叔叔来，我有说的话。（扬州奴云）知道。下次小的每^[7]，隔壁请东堂老叔叔来。（赵国器云）我着你去。（扬州奴云）着我去？则隔的一重壁，直起动我走这遭儿^[8]！（赵国器云）你怎生又使别人去？（扬州奴云）我去，我去，你休闹。下次小的每，鞍马！（赵国器云）只隔的个壁儿，怎要骑马去？（扬州奴云）也着你做我的爹哩！你偏不知我的性儿，上茅厕去也骑马哩。（赵国器云）你看这厮！（扬州奴云）我去，我去，又是我气着你也！出的这门来，这里也无人，这个是我的父亲，他不曾说一句话，我直挺的他脚稍天^[9]。这隔壁东堂老叔叔，他和我是各白世人^[10]，他不曾见我罢了，他见了我呵，他叫我一声扬州奴，哎哟！唬得我丧胆亡魂，不知怎生的是这等怕他！说话之间，早到他家门首。（做咳嗽科）叔叔在家么？（正末扮东堂老上，云）门首是谁唤门？（扬州奴云）是你孩儿扬州奴。（正末云）你来怎么？（扬州奴云）父亲着扬州奴请叔叔，不知有甚事。（正末云）你先去，我就来了。（扬州奴云）我也巴不得先去自在些儿。（下）（正末云）老夫姓李名实，字茂卿，今年五十八岁，本贯东平府人氏，因做买卖，流落在扬州东门里牌楼巷居住。老夫幼年也曾看几行经书，自号东堂居士。如今老了，人就叫我做东堂老子。我西家赵国器，比老夫长二岁，元是同乡，又同流寓在此，一向通家往来，已经三十余载。近日赵兄染其疾病，不知有甚事，着扬州奴来请，我恰好也要去

探望他。早已来到门首。扬州奴，你报与父亲知道，说我到了也。（扬州奴做报科，云）请的李家叔叔在门首哩。（赵国器云）道有请。（正末做见科，云）老兄染病，小弟连日穷忙^{〔11〕}，有失探望，勿罪勿罪！（赵国器云）请坐。（正末云）老兄病体如何？（赵国器云）老夫这病，则有添，无有减，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正末云）曾请良医来医治也不曾？（赵国器云）嗨！老夫不曾延医。居士与老夫最是契厚，请猜我这病症咱。（正末云）老兄着小弟猜这病症，莫不是害风寒暑湿么？（赵国器云）不是。（正末云）莫不是为饥饱劳逸么？（赵国器云）也不是。（正末云）莫不是为些忧愁思虑么？（赵国器云）哎哟！这才叫做知心之友。我这病，正从忧愁思虑得来的。（正末云）老兄差矣！你负郭有田千顷，城中有油磨坊、解典库，有儿有妇，是扬州点一点二的财主，有什么不足，索这般深思远虑那？（赵国器云）嗨！居士不知。正为不肖子扬州奴自成人已来，与他娶妻之后，他合着那伙狂朋怪友，饮酒非为，日后必然败我家业。因此上忧懣成病，岂是良医调治得的？（正末云）老兄过虑，岂不闻邵尧夫戒子伯温曰^{〔12〕}：“我欲教汝为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13〕}父母与子孙成家立计，是父母尽己之心；久以后成人不成人，是在于他，父母怎管的他到底？老兄这般焦心苦思，也是干落得的^{〔14〕}。（赵国器云）虽然如此，莫说父子之情不能割舍，老夫一生辛勤，挣这铜斗儿家计^{〔15〕}，等他这般废败，便死在九泉也不瞑目。今日请居士来，别无叮嘱，欲将托孤一事，专靠在居士身上，照顾这不肖，免至流落；老夫衔环结草之报^{〔16〕}，断不敢忘！（正末起身科，云）老兄重托，本不敢辞。但一者老兄寿算绵远；二者小弟才德俱

薄，又非服制之亲，扬州奴未必肯听教训；三者老兄家缘饶富，“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17]。请老兄另托高贤，小弟告回。（赵国器云）扬州奴，当住叔叔咱！居士何故推托如此？岂不闻“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18]？老夫与居士通家往来，三十余年，情同胶漆，分若陈、雷^[19]。今病势如此，命在须臾，料居士素德雅望，必能不负所请，故敢托妻寄子。居士，你平日这许多慷慨气节，都归何处？道不的个“见义不为无勇也”^[20]！（做跪，正末回跪科，云）呀！老兄怎便下如此重礼，则是小弟承当不起。老兄请起，小弟依允便了。（赵国器云）扬州奴，抬过卓儿来者。（扬州奴云）下次小的每，掇一张卓儿过来着。（赵国器云）我使你，你可使别人！（扬州奴云）我掇，我掇！你这一伙弟子孩儿们^[21]，紧关里叫个使一使，都走得无一个。这老儿若有些好歹，都是我手下卖了的！（做掇卓儿科，云）哎哟！我长了三十岁，几曾掇卓儿，偏生的偌大沉重。（做放卓科）（赵国器云）将过纸墨笔砚来。（扬州奴云）纸墨笔砚在此。（赵国器做写科，云）这张文书，我已写了，我就画个字。扬州奴，你近前来。这纸上你与我正点背画个字者^[22]。（扬州奴云）你着我正点背画，我又无罪过，正不知写着什么来。两手搦得紧紧的，怕我偷吃了？（做画字科，云）字也画了，你敢待卖我么？（正末云）你父亲则不待要卖了你待怎生？（赵国器云）这张文书，请居士收执者。（又跪）（正末收科）（赵国器云）扬州奴，请你叔叔坐下者，就唤你媳妇出来。（扬州奴云）叔叔现坐着哩。大嫂你出来。（旦儿上科）（赵国器云）扬州奴，你和媳妇儿拜你叔父八拜。（扬州奴云）着我拜？又不是冬年节下，拜什么？（正末云）扬州奴，我和你争拜那？（扬州奴云）叔叔，休

道着我拜八拜，终日见叔叔拜，有什么多了处？（旦儿云）只依着父亲拜叔叔咱。（扬州奴云）闭了嘴，没你说话！靠后！咱拜！咱拜！（做拜科，云）一拜权为八拜。（起身做整衣科，云）叔叔家里婶子好么？（正末怒云）噠！（扬州奴云）这老子越狠了也！（正末云）扬州奴，你父亲是什么病？（扬州奴云）您孩儿不知道。（正末云）噤声！你父亲病及半年，你划地不知道^[23]！你岂不知父病子当主之？（扬州奴云）叔叔息怒，父亲的症候，您孩儿待说不知来，可怎么不知；待说知道来，可也付量不定。只见他坐了睡，睡了坐，敢是欠活动些？（正末云）扬州奴，你父亲立与我的文书上，写着的是什么哩？（扬州奴云）您孩儿不知。（正末云）你既不知，你可怎生正点背画字来？（扬州奴云）父亲着您孩儿画，您孩儿不敢不画。（正末云）既是不知，你两口儿近前来，听我说与你。想你父亲生下你来，长立成人，娶妻之后，你伴着狂朋怪友，饮酒非为，不务家业，忧而成病。文书上写着道：“扬州奴所行之事，不曾禀问叔父李茂卿，不许行。假若不依叔父教训，打死勿论！”你父亲许着俺打死你哩！（扬州奴做打悲科，云）父亲，你好下的也^[24]！怎生着人打死我那？（赵国器云）儿也，也是我出于无奈。（正末云）老兄免忧虑，扬州奴断然不敢了也！（唱）

【仙吕·赏花时】为儿女担忧鬓已丝，为家赍身亡心未死，将这把业骨头常好是费神思。既老兄托妻也那寄子，（带云）老兄免忧虑，（唱）我着你终有个称心时。（下）

（扬州奴做扶赵国器科，云）大嫂，这一会儿父亲面色不好，扶着后堂中去。父亲，你精细着。（赵国器云）扬州奴，你如

今成人长大，管领家私，照顾家小，省使俭用。我眼见的无那活的人也！（诗云）只为生儿性太庸，日夜忧愁一命终。若要趋庭承教训^{〔25〕}，则除梦里再相逢。（同下）

-
- 〔1〕扬州东门里牌楼巷：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载，扬州旧城，自大东门始，路南第三条巷为同仁牌楼巷。
- 〔2〕下世：去世。
- 〔3〕里言不出，外言不入：封建社会妇女应遵守的道德教条之一。《礼记·曲礼》：“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
- 〔4〕积儋：积聚、积累。儋，同“攒”。
- 〔5〕非为：即为非，胡行妄做之意。
- 〔6〕离间：隔阂，彼此不和。
- 〔7〕下次小的每：手下的奴仆们。小的，指奴仆。每，用同“们”。
- 〔8〕起动：烦劳。
- 〔9〕脚稍天：四脚朝天，仰面跌倒。
- 〔10〕各白世人：毫不相干的人。各白，各别。
- 〔11〕穷忙：乱忙，琐事繁忙，没个头绪。
- 〔12〕邵尧夫：邵雍，字尧夫，谥康节。北宋哲学家。著有《皇极经世》等。《宋史》有传。其子邵伯温，字子文，官至果州（治南充县，今四川南充市北）知府。《宋史》亦有传。
- 〔13〕“父在观其志”二句：语出《论语·学而》。
- 〔14〕干落得：白弄到这地步。指忧思成疾。
- 〔15〕铜斗儿家计：元曲中常用以比喻家资殷实，物业坚牢可靠。
- 〔16〕衔环结草：感恩报德，至死不忘。衔环，用汉杨宝救一受伤黄雀，后有一黄衣童子衔四枚白玉环来拜谢的故事。详见《后汉书·杨震列传》李贤注引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结草，用春秋魏颗不遵父亲死前的乱命，未将其父妾殉葬而得到报恩的故事。详见《左传·宣公十五年》。
- 〔17〕“瓜田不纳履”二句：避免嫌疑之意。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 〔18〕“可以托六尺之孤”二句：语出《论语·泰伯》。原意是说，把幼小的君主托付给他，把国家的命运委托给他。这里只借用托孤的意思。
- 〔19〕陈、雷：指东汉陈重和雷义。二人友谊深厚，为当时所重。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详见《后汉书》陈重和雷义本传。
- 〔20〕“见义不为”二句：语出《论语·为政》。意为见到正义之事就应奋勇去做。
- 〔21〕弟子孩儿：骂词，婊子养的。元代称妓女为弟子。
- 〔22〕正点背画：画押签字。
- 〔23〕划地：怎的、怎么。
- 〔24〕下的：亦作“下得”。指心狠。
- 〔25〕趋庭承教训：子承父教。《论语·季氏》：“鲤趋而过庭。”

第 一 折

（丑扮卖茶上，诗云）茶迎三岛客，汤送五湖滨。不将可口味，难近使钱人。小可是卖茶的^{〔1〕}。今日烧得这旋锅儿热了，看有什么人来。（净扮柳隆卿、胡子传上）（柳隆卿诗云）不养蚕桑不种田，全凭马扁度流年^{〔2〕}。（胡子传诗云）为甚侵晨奔到晚，几个忙忙少我钱。（柳隆卿云）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传。我两个不会做什么营生买卖，全凭这张嘴抹过日子^{〔3〕}。在城有一个赵小哥扬州奴，自从和俺两个拜为兄弟，他的勾当，都凭我两个。他无我两个，茶也不吃，饭也不吃；俺两个若不是他呵，也都是饿死的。（胡子传云）哥，则我老婆的裤子也是他的，哥的网儿也是他的。（柳隆卿云）哎哟！坏了我的头也。（胡子传云）哥，我们两个吃穿衣饭，那一件儿不是他的？我这几日不曾见他，就弄得我手里都焦干了。哥，咱茶房里寻他去。若寻见他，酒也有，肉也有；吃不了的，还包

了家去与我浑家吃哩。(柳隆卿做见卖茶科，云)兄弟说得是。卖茶的，赵小哥曾来么？(卖茶云)赵小哥不曾来哩。(柳隆卿云)你与我看着，等他来时，对俺两个说。俺两个且不吃茶哩。(卖茶云)理会的。赵小哥早来了。(扬州奴上，诗云)四肢八脉刚带俏，五脏六腑却无才。村入骨头挑不出，俏从胎里带将来。自家扬州奴的便是，人口顺多唤我做赵小哥。自从我父亲亡化了，过日月好疾也，可早十年光景。把那家缘过活金银珠翠，古董玩器，田产物业，孳畜牛羊，油磨房，解典库，丫鬟奴仆，典尽卖绝，都使得无了也。我平日间使惯了的手，吃惯了的口，一二日不使得几十个银子呵也过不去。我结交了两个兄弟，一个是柳隆卿，一个是胡子传。他两个是我的心腹朋友。我一句话还不曾说出来，他早知道，都是提着头便知尾的^[4]，着我怎么不敬他？我父亲说的，我到底不依；但他两个说的，合着我的心，趁着我的意，恰便经也似听他。这两日不见他，平日里则在那茶房里厮等，我如今到茶房里问一声去。(做见科)(卖茶云)赵小哥，你来了也，有人在茶房里坐着，正等你来哩。二位，赵小哥来了也。(胡子传云)来了，来了。我和你一个做好，一个做歹，你出去。(柳隆卿云)兄弟，你出去。(胡子传云)哥，你出去。(柳隆卿做见科，云)哥，你在那里来？俺等了你一早起了。(扬州奴云)哥，这两日你也不来望我一望。(柳隆卿云)胡子传也在这里。(扬州奴云)我自过去。(见科，云)哥，唱喏咱^[5]。(胡子传不采科)(柳隆卿云)小哥来了。(胡子传云)那个小哥？(柳隆卿云)赵小哥。(胡子传云)他老子在那里做官来？他也是小哥！诈官的该徒，我根前歪充。叫总甲来绑了这弟子孩儿^[6]！(扬州奴云)好没分晓！敢是吃早酒

来？（柳隆卿云）俺等了一早起，没有吃饭哩。（扬州奴云）不曾吃饭哩，你可不早说，谁是你肚里蛔虫^{〔7〕}？与你一个银子，自家买饭吃去。（做与砌末科）（胡子传云）看茶与小哥吃。你可这般嫩，就当不得了？（扬州奴云）哥，不是我嫩，还是你的脸皮忒老了些。（柳隆卿云）这里有一门亲事，俺要作成你。（扬州奴云）哥，感承你两个的好意。我如今不比往日，把那家缘过活都做筛子喂驴——漏豆了^{〔8〕}。止则有这两件儿衣服，妆点着门面，我强做人哩。你作成别人去罢！（胡子传云）我说来么？你可不依我，这死狗扶不上墙的^{〔9〕}。（扬州奴云）哥，不是扶不上，我腰里货不硬挣哩^{〔10〕}。（柳隆卿云）呸！你说你无钱，那一所房子是披着天王甲^{〔11〕}，换不得钱的？（扬州奴云）哎哟！你那里是我兄弟，你就是我老子！紧关里谁肯提我这一句？是阿，我无钱使，卖房子便有钱使。哥，则一件，这房子我父亲在时，只番番瓦，就使了一百锭。如今谁肯出这般大价钱？（胡子传云）当要一千锭，只要五百锭；当要五百锭，则要二百五十锭，人都抢着买了。（扬州奴云）说的是。当要一千锭，则要五百锭；当要五百锭，则要二百五十锭。人都抢着买，可不磨扇坠着手哩^{〔12〕}。哥也，则一件，争奈隔壁李家叔叔有些难说话。成不得！成不得！（胡子传云）李家叔叔不肯呵，胁肢里扎上一指头便了^{〔13〕}。（扬州奴云）是阿，他不肯，胁肢里扎上一指头便了。如今便卖这房子，也要个起功局^{〔14〕}、立帐子的人^{〔15〕}。（柳隆卿云）我便起功局。（胡子传云）我便立帐子。（扬州奴云）哦！你起功局，你立帐子。卖了房子，我可在那里住？（柳隆卿云）我家里有一个破驴棚。（扬州奴云）你家里有个破驴棚，但得不漏，潜下身子便也罢。可把什么做饭吃？（胡子传云）我家里有一个